



建設的兩大途徑

梁實秋

我們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幾乎處處落後，所以也幾乎處處需要建設。但是建設要有程序，要分出緩急。因為我們是一個貧弱的國家，我們不能全盤的立刻就模倣外國的榜樣。

例如：避暑的風景區是不可少的，但是過去曾有人倡議在廬山建造爬山的小火車，那便是應該從緩的，因為我們國家還沒有力量給避暑的人謀舒適便利。縱然是商人經營這件事，儘管有利可圖，但是從整個國家來看，這樣的建設是近於奢侈，政府也可以干涉取締。這小火車應該建築在另外更有用更急迫的地方去。

再例如：有歷史價值的文物是應該保存的，但是過去北平於風聲鶴唳中油飾街上的牌樓，那也是可以从緩的，因為我們在那時候不應分出精神力量來做這並不急迫的事，與其粉飾建築物，不如多掘戰壕和防空洞。

像這樣的例子太多，幾乎在每一個城市裏都可以很容易的發現。這現象的發生是由於我們缺乏認識，忽略了一個貧弱國家所急需的是什麼樣的建設。我們的建設應該針對着貧弱二字，建設的兩大途徑，一個是充裕民生，一個是鞏固國防。其他一時都談不到。

我這裏所謂民生，即是人民的生活程度，具體的說即是人民的衣食住行。我們的人民百分之七八

十分是農民，過的是極貧窮的生活，我們要建設，要替這廣大的民衆改善生活。我國所產的米麥甚多，但是人口亦衆，每年糧食還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樣子。在糧食數量上大致可以自給自足，可是糧食以外的營養就太缺乏，大多數人一年只有幾次肉食！人民穿的衣服，很大部份是靠外國傾銷的紗布

，我們的棉花出產不少，佔世界第四位，但是紡織業則異常的幼稚，離自給自足的境地甚遠。至於仕行，更不必提。這並不是分配問題，也不是階級關係，是根本生產力不夠。雖然有極小一部份資產者過着顯赫富貴的生活，但是打倒資本家依然無濟於事。問題的癥結是國富不足，平均分配下來，每人的享受也就很有限，剛剛够吃，但是吃不到好的東西，剛剛够穿，穿的是受外人剝削的商品。根本的救濟是工業化。侵略國的最毒狠的策略就是令我們不得工業化，令我們永遠是「以農立國」，令我們永遠是辛辛苦苦的供給原料。令我們永遠是供給棉花給人紡織，供給鐵砂給人鍊鋼，令我們永遠做半殖民地的奴隸，永遠窮！

工業化是艱鉅的事業，但是一點一滴的做去，只要目標固定，認真推行，就可以有成。蘇聯的三個五年計劃確有驚人的成功，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蘇聯的建設雖然遠在俄國，但是到過蘇聯的人全知道，蘇聯人民的生活遠不如德國，更不能和美國相

提並論。這是因為蘇聯是由貧到富的過程中，在慢慢的提高一般民衆的生活水準。現今蘇聯人民沒有精美的飯食，但是相當的營養是不缺的，他們沒有呢帽絲襪，但是衣服都有得穿，他們從外國廉價購買大批的過時的皮鞋給他們國人穿，他們在建築新房或利用舊建築給人民解決住的問題。蘇聯的建設千端萬緒，但有一點值得注意，他們是在處處給窮苦的工農謀福利。蘇聯人民的衣食住行絕對不能和英美比擬，但是比起帝俄時代的人民生活已不啻霄壤之別。蘇聯所以能有今日之成就，是因為他們的工業操之於政府之手，不操在投機牟利的商人企業家手裏。所以我們的建設也要請政府通盤籌劃，統制施行，不爲都市的少數人謀舒適便利，而爲大多數人解決衣食住行。例如造公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無的民生的公路（像由北碚至溫泉的一段公路）那只是供汽車階級消閒之用，便是屬於浪費。例如造玻璃紙製革之類，與其製造出一些精緻的東西給少數人賞用，便不如製造出大量的較爲粗糙的東西給一般民衆享受。窮的國家必須窮幹。

建設的另一重要目標是鞏固國防。大約在二十年前我的一般朋友們都主張「飛潛政策」，飛是飛機，潛是潛水艇，以爲這是比較輕而易舉的，弱國的國防應該從此下手。這主張大致不錯。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沒有重工業的基礎，一切國防問題均不得徹底解決。現代的國防，已異於從前所謂「練兵」，已不僅是構築「防線」，而是以整個國家經濟力量爲後盾的工業比賽。飛機潛水艇，不能以購買的方式建立起來，必須自力建造。於是採砂、鍊鋼、提油、製煤、發電等等問題便逼入而來。蘇聯的



論政治道德

張文伯

中國的政治，將以民主憲政為目標，這是必然趨勢；中國的政治，到現在還沒有走上軌道，這又無可如何。以目前這個底子，求達那預定的目標，尙有極全國上下的加倍努力。而其成敗關鍵，不盡在民衆，而在官員代表；不盡在客觀情勢，而在政治道德的墜污。政治道德的培育，是當今改進政治，加進訓政以及保證憲政的必要條件。

政治人治，原是相輔相成，但立法者是「人」，行政執法者也是「人」，所以「人」的因素，較之「法」尤為重要。今日中國政治上的痼病，就在有「治法」而少「治人」。紀綱廢弛，上下欺瞞，雖有賢明領袖振率於上，亦不易一一究詰。惡風所播，足使賢良寒心，小人逞志。而身為民衆代表者，遂亦往往無所忌憚，罔恤民艱，轉以便其私圖。我國過去實行憲政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即在政客的操縱，而不在民智的閉塞。「豬子議員」一詞，至今聽來中外。現在走向憲政的途徑，是依照建國大綱，制約法及抗建綱領等規定，斟酌實際情勢，上下兼籌並顧；下以鄉鎮自治為起點，上以國民參政會及省縣參議會為範例，而由各級政府切實負責輔導督察之責。所以今日各級民意機關的建立，是全民政治的先聲，全民政治的前途，就看今日各級民意機關的表現如何。這裏需要才智之士，更需要氣節之士。需要以好官員來表率民衆，同時需要以好代表來輔助政府。我們更對立淳樸篤實的良

好政風，來振奮世道人心，來活潑政治機能。因此我們認為培育政治道德，是當今政治上的一件急務。

然則，我們究將提倡怎樣的道德？政治道德的內涵是什麼呢？我們認為總理所說的八德，總統所說的四維，以及黨員十二守則，都是政治道德的內涵。然而探本窮源，其基本動力是「誠」，其基本素質是「仁」，其基本法則是「禮」。「誠」「仁」「禮」三字，可以說是政治道德最基本的涵義。

一、以「誠」為基本動力 誠是什麼？誠者實也，成也，是物之終始，合內外之道。誠之始為「性」，為生生之理；誠之終為「道」，為三民主義；誠於內為「德」，為民胞物與之「仁」；誠於外為「教」，為明明德，為作新民。所以大學首揭明德，中庸開宗明義曰天命性道，而以一「誠」字貫通其間。中庸所謂：「所以行之者一」是也。總裁曾本以申論之曰：「這個「誠」字實在是一切的本幹，智仁勇三達德由此而生，九經由此而行……誠是修己治人的根本，一切事業的原動力」。然而「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道善又是什麼呢？道善就是順着自然的生生之理，所以說「率性之謂道」。這個「率」字最可玩味，這中間沒有絲毫矯揉造作。而率性之謂道的「道」，具體的講來，便是三民主義。誠

建設計劃大部份是着眼於重工業的興立。我們的重工業尙無基礎可言，雖然宏事體大，但難以蘇聯的近期例，我們若銳意經營，也可能於短期內略具規模。凡屬國防必須的建設，雖然無利可圖，亦在所不惜。例如瀝綏鐵路，自沿海被敵封鎖之後，早已成爲國防上必不可少之交通路線，如果遵照最高統帥之指示，今日應早已通車，惜有關之各方面以爲興築新線應顧慮沿線貨運，以及其他問題，多方審慎，遂致遷延至今。這就是昧於建設意義之一例。國防建設實際等於作戰，雖犧牲一切，亦無足惜。「軍事第一」，故國防建設在一切建設中應享有優先權。

國防建設應由中央負責；民生建設可由中央設計，而由各省依照當地之經濟條件分別負責進行。我們看見的計劃太多了，但多限於紙上，我們要看見具體的表現。現在抗戰期中，建設事業特別艱苦，我們對於努力辛勞者應表敬意，但是我們所提出兩條途徑，不僅戰時有其必要，即在戰後也是不失其正確性的。我們的國家貧弱，這兩條途徑正是走向富強的道路。

季陶先生論 總理的哲學，得一結論曰：「天下之達道三，民族也，民權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之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然則實質言之，所謂「擇善」「明善」云者，明此主義，擇此主義，堅信此主義就是了。果能如此，則誠心感發，無事不可爲，所以又說：「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事，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而其基本工夫，還在力行。總我兩句名言：「窮理於事物始生之端，研心於心意初動之時」。

二、以「仁」為基本素質。「仁」是什麼？「仁者，人也」，「公而體之以人曰仁」。孔子以之為標準，垂為中國哲學的中樞思想。總理也本此以建立其哲學基礎，擴展而為三民主義。他的「全人格，乃以仁愛為其基本，一切表現，無不仁愛，……」；「仁愛，絕無革命可言」（敲擊陶語）。這一番，當主要，是三民主義所以異於帝國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地方。日本的武士道所以流為帝國主義，就是只講智勇，不講「仁愛」之故。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流於「亂」，就是只講手段，只講鬥爭，而遺棄天良本性之故。不仁者，而使得志願國民，正所以播其惡於天下，天下不堪。昔周威烈王時，「智」以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肖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長於謀略則賢，巧文辯辭則賢，驪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無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資治通鑑）後來智伯果然滅亡，司馬光從前論之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才勝德謂之小人，……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小人智足以盡其善，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凡在政治上活動的人們，千萬致你們的良知，拿一片仁心，拿出一團悲天憫人的真精神來！

什麼叫做禮呢？禮者，履也，禮就是「規矩矩矱的態度」，和「嚴嚴肅肅的紀律」。負責任，守紀律，言忠信，行篤敬，以及投賢讓能，講信修睦，都是履禮者應有之事。禮運上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含飴何以治之。」禮的功用，於此可見一斑。目前我國的政治建設是以憲政為目標，憲政是民治的正軌，也是法治的極則，因此「禮」的提倡，特別重要，如果大家不知守禮，不知守一定的法制規矩，便沒有方法可以一天下之志，齊天下之動。一部「民權初步」所以是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的基本典範，其原因在此。有志政治活動的人士，應該從這真樹其風儀。

不過，「禮」是「誠」之形於外者，必先「誠」於中，而後可以「形於外」。誠於中便是德，德之大者便是「仁」；所以「仁」「誠」「禮」三字，實相貫通。「誠」是動力，「仁」是素質，「禮」是法則，三者缺一不可。我們所要提倡的政治道德，也就是「誠、仁愛、崇禮」的政治道德。

然則我們又將怎樣來培養忠誠仁愛崇禮的政治道德呢？也可舉出三點來說：

一、復興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總理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治哲學，……就是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這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而平天下為止。像這樣精微開闢的理，無論外國甚麼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個體中獨有的寶貝」。總我更進一步加以闡揚，以中為本體，大學為方法論，認為「是我國古聖先賢相傳傳之民族的遺教」所在；並特別提出中庸與公開發「章來明政治的原理。本來「總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敲擊陶語）而總我繼其遺業，開闢一代風氣，建立蓋世功業，更得力於這一心傳。「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說來何等明切。而近年於軍事發德之餘，所詳詳為一般幹部人員告誡者，也在這基本學問的進修。其言曰：「一國哲學的盛衰，簡直是關係於其國家之興亡，與民族之消長，我們現在要重振獨立與民族復興，必須使這新學能復興起來，到獨立為止」。其言就在於中國固有的哲學，是以一人「為根本，從一個人的修身，推而親親，再推而親鄰，推而親國，推而親天下，其言最為分明，步驟最為確實。不僅是政治道德的淵源所在，並且是民族精神所託。我們有此國寶，怎可不把它發揚光大起來呢？

二、打破反道德的邪說。五四以來，「打倒孔家店」的風潮，深中人心，某些人復進而濺波助瀾，悍然以破紀綱毀道德為事。他們反對君君臣臣，也反對父父子子。他們為要收拾天下，所以先使天下大亂；為要顯示慈悲，所以先使社會極盡人間的慘酷。「心道而險，行僻而堅，言然而辨，肥醜而博，顯非而澤」，而有所謂「黨」者，以為掀風作浪的總發動機，流毒所至，國家安得不亂，政治道安事變，就是受這種邪說的蠱惑。他當時對總我質然說：「余覺 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總趕不上時代」，總我當時的答覆是：「余不知爾所言之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究竟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



創造社及其歷史意義

鄭學稼

在我們說到創造社的產生之前，應提及當時文學界的狀況。

雖然，文學革命的旗幟，由陳獨秀與胡適兩教雙立起來，而於會卒之中，要產生白話文學，事實上却不可能。因此，舊文學的陣營，有兩大勢力佔據者。第一是以林紆為代表的翻譯品，他有他的讀者，而且他本身從古典文學的立場看來，也有他的地位。第二是馳名於上海文壇的「禮拜六派」。關於前者，我們暫不說他，因為他的反動就是文學革命的發展；關於後者，為着牠的讀者多少轉到創造社去，却值得一述。

「禮拜六派」的內容，張靜廬有下的敘述：「禮拜六派時代的出品，大體可分為三種：短篇的小說，文言的多於白話，大部份是以戀愛為題材，所謂「寫素蝴蝶式」。青年人的身邊瑣事，除開讀書就是談戀愛。便是年齡大些的名作家，也以吟風弄月，談煙說妓為主題。換句話說，一定要「風流」才可以稱為「才子」；一定要進出娼門，才配稱為「洋場才子」。因此短篇小說，却難免千篇一律的哥哥妹妹式的了。筆記小品，大都是因襲清人筆記的傳統思想，以談鬼說怪為主，偶然涉及於清宮雜貨或前朝名人的軼事。……比較艱辛的是一類香艷詩話，書中消遣錄等。……在出版界二十年（四四至四五

頁）民國初期的青年，所要閱讀的文藝，除舊的「演義」，或一章回小說」等外，就是這「禮拜六派」的作品。有不少讀者，所以然吸引到這派來，應歸功於該派的前輩徐枕亞。他的「玉梨魂」的主人公是每個當時中學生的談話的對象；「玉梨魂」人物的悲劇，不僅使他的讀者流了不少的眼淚，而且也為之顛倒。可是，時代變得太快，青年的生活在這大旋轉中，却非「禮拜六派」所知和所能把握。不說別的，就是戀愛方式，也和「玉梨魂」和「枕亞浪盪」中的人物的經歷，大不相同。這必然地需要另一種創作滿足他。牠就是創造社前期的作品。

創造社是幾個留學生為對國內出版的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學藝雜誌——的不滿，和感於純文藝刊物的缺乏，打算節省「官費」而創辦新什誌的會談的產物。這些人物，就是郭沫若、張資平和郁達夫。

開始是郭沫若和張資平的商談，後來分頭寫信徵求同志，並會在東京都達夫寄宿處開過三次會，但却沒有一下文。中間，郭沫若曾回滬一次，「創造」兩字也是由他提出來。但正式與讀者會見，却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那時恰遇泰東圖書局轉變營業方針，願意出版他們的「創造季刊」。牠的內容和形式，馬上抓住青年的眼光。到第二週年，又出「創造週刊」。牠的選稿者，也旁若無人地向胡

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辯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所謂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張學良總算覺悟得快，他偷看了總裁的日記信札，終於激發天良，回過頭來對那叛徒說：「不能再弄手段，否則張某特獨行其是！一好一個手段，幾平斷送了一個國家！惜乎某些人迷不知返，至今還在玩弄「手段」，專從所謂「戰略」一策略」等陰謀詭計中討生活，這是反道德反國家的一大逆流。所以我們為要保存國家元氣，為要培植政治道德，不得不把這種反國家反道德的逆流，從根救治！

三、展開整肅官常的突擊運動。目前中國政治沒有新的氣象，其故由於官邪。但治官之官如監察、司法、視察人員、特工人員，為數不謂不多，似乎都未能盡其職守。甚至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政治上充滿了頹風且無是非的風氣。這次國民參政會通過強化監察機構擴張監察職權一案，蓋亦有感而發。我們認為所有督察官吏的機構都要強化，不徒監察院一院為然。同時強化的辦法，不僅在擴張權限，尤在慎重人選。如果單以被權權，一個監察委員固已足為其風憲，一個督察官固已足為其鐵面；然而所以人多習於頹風，但求無事者，要主其人之所慮多端，無此胆力。一個人如果感於身家生命之慮，便一步也行不得，何況機奸狡伏等招怨工作。我們希望這一類招怨工作，要由有血性良心胆力的節烈之士來擔當，只有在一般性血性良心胆力的節烈之士手裏，才能發展一個整肅官常的突擊運動？我們深信，除弊才可興利，除暴才可安良，非用屠龍手段，不能顯出菩薩心腸。當然，國法是我們的唯一武器，我們要在國法範圍之內來開展這一運動。

以上三點，一是治本，二是治標，三是救急，三方並進，政治道德庶幾有發榮滋長的可能。

心所謂危，輒抒所懷，耿耿之愚，不自知其言之直且盡也。

適者迅們挑戰，並因之與「文學研究會」相對抗。

「文學研究會」也是新文學運動的一支流。牠的大本營是商務印書館，由其館所印的該會出版物，到現在為止，我們應該一句公平話：功多罪少。

牠所以然受創造社的批判，如其說由于對文壇理論與主張的分歧，不如說是未取得文壇地位者對已取得者的挑戰。但是對這一點，魯迅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講演「上海文藝一瞥」中，却有下面不同的分析：「……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創造社是尊重天才的，爲藝術而藝術的，尊重自我的，崇創作，思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文學研究會，却也正相反，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面創作，一面也重翻譯的，是注重介紹被壓迫文學的。創造社顯然是天才的藝術家，那末看那爲人生藝術文學研究會，自然是多管閑事，不是有學俗氣，而且是以爲無能。」

這些分析有些是對的，有幾是紹興師爺式的文筆，所以引起後日創造社首領郭沫若於「創造十年」的「序」中，花二十六頁的篇幅答覆他：「在創造社的頭上，加了一頂瓜皮小帽，輕輕地便把創造社的『重譯』化成了『重譯』。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愧爲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風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於『藝術至上派』。魯迅先生似乎很是學貫中西，大約王爾德、政陀勒爾一類的人物，又是歐洲的鴛鴦，蝶派吧？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麼罪過，無論在什麼社會裏，天才是不體否認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釋罷了。我們魯迅也不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在『辛辣的駁論』上，其才尤其是天啦。就是一重自我崇創作」一點上，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似乎都還沒有我們的大天才魯迅先生的那麼「專」！不信請你去嘗試一下吧。只要有膽量敢把『先生』兩個字，誤排成『老生』，或者對於『吶喊』，沒有搖旗吶喊一下，你看他先生有怎樣地慷慨，他至少會恭維你是才子的。『恨翻譯？』『尤憎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裏面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並且也重譯過不少的東西。是的，那些東西，却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大眼之一瞥』。不管這些答覆是否含有論爭的意義作用，而魯迅這捧文學研究會——因爲牠與他有關係——低壓創造社，所表現的文字，却不公平。老實說：魯迅自己的翻譯，就是在成名之後的譯品，在社會意義上，何曾得過郭沫若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呢？但魯迅該演講的結論，却值得人們去思索：『創造社的這一戰，從表面看來，是勝利的。許多作品既和當時的自命才子們心情的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幫助，勢力雄厚起來了。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社員譯著出版。這一來是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翻譯之處，來作專論了。』

說到創造社因爲「爲藝術而藝術」而與文學研究會對抗，也不免有人非難。魯迅自己在當日所發表的，和創造社真不同處，有什麼表現呢？文學研究會的譯作，越過「爲藝術而藝術」派的藩籬完若于還呢？沒有人會有明白的答覆。

可是，創造社並不因魯迅的批判而失去牠的地位。牠的歷史意義，已有歷史記錄，開始之時，

在「創造季刊」上所登的作品，超越青年——被時代所鞭打的青年由易卜生的著作所得的結論。易卜生只告訴他，挪拉出走了，而創造社假若與王昭君之口，却指出：出走後應走的路。這路徑就是青年所要走的。也爲着他，創造社于最短期中，有了巨大的收穫。

於是，創造社同人們，於「創造週刊」之外，又在「中華新報」發行「創造日」，牠只滿百期就夭逝了。此後，「週刊」與「季刊」均繼續，而內部又起了分化。

當創造社成立時，集合了許多後來成名的作家。到「週刊」出版，因爲成仿吾之「詩之防禦戰」得罪了胡適們，使張鳳舉、徐祖正們和他們分家。同時，都達夫住在北京，張資平住在廣東鄉間，對於上海的五卅運動前夜的情況，無所刺激，「所以，都不會有甚麼不安的表現。而在上海的郭沫若與成仿吾便因爲這種矛盾的苦悶，自動地把第一期的運動告了結束」（「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的總帳）「不管這一個創造社角色王獨清估計，是否可靠，而郭沫若與都達夫在此時的分手，却是事實。依都氏的告白，當他到上海時，郭沫若還把他『那不值錢的眼淚清算了一場』。

把這次分離作爲創造社第一期的結束，有些中國文學史家都無異議。這結束的意義，是等於宣告浪漫主義運動的終止。由這時候起，成仿吾的主張：「如果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末，藝術與人生兩方都不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爲他們的奴隸」，和所提的口號：「我們要求文學的全！我們要求文學

在「創造季刊」上所登的作品，超越青年——被時代所鞭打的青年由易卜生的著作所得的結論。易卜生只告訴他，挪拉出走了，而創造社假若與王昭君之口，却指出：出走後應走的路。這路徑就是青年所要走的。也爲着他，創造社于最短期中，有了巨大的收穫。

於是，創造社同人們，於「創造週刊」之外，又在「中華新報」發行「創造日」，牠只滿百期就夭逝了。此後，「週刊」與「季刊」均繼續，而內部又起了分化。

當創造社成立時，集合了許多後來成名的作家。到「週刊」出版，因爲成仿吾之「詩之防禦戰」得罪了胡適們，使張鳳舉、徐祖正們和他們分家。同時，都達夫住在北京，張資平住在廣東鄉間，對於上海的五卅運動前夜的情況，無所刺激，「所以，都不會有甚麼不安的表現。而在上海的郭沫若與成仿吾便因爲這種矛盾的苦悶，自動地把第一期的運動告了結束」（「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的總帳）「不管這一個創造社角色王獨清估計，是否可靠，而郭沫若與都達夫在此時的分手，却是事實。依都氏的告白，當他到上海時，郭沫若還把他『那不值錢的眼淚清算了一場』。

把這次分離作爲創造社第一期的結束，有些中國文學史家都無異議。這結束的意義，是等於宣告浪漫主義運動的終止。由這時候起，成仿吾的主張：「如果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末，藝術與人生兩方都不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爲他們的奴隸」，和所提的口號：「我們要求文學的全！我們要求文學

的美」(氏作「新文學之使命」)，也要自我清算了。至于郭沫若呢？他踏踏五卅浪潮，也開始更大的轉變。

可是有一問題：若使我們把創造社第一期作為浪漫文學運動的代表，何以牠不會產生偉大的作品呢？王獨清氏如此的答覆我們：「這第一時期的創造社，我們可以肯定它是一種浪漫運動。牠的產生是在五四運動以後。五四運動不消說是資產階級底思想上的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的機關什誌「新青年」把全盤的思想與以重新解放和建立以後，創造社的文學運動便在歷史的必然性之下應運而生了。

當時歌德的介紹，魯萊的譯譯，確是一個風賦時代。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半殖民地國家，歷史的發展決不能用機械論去分析。創造社開始崛起，自然是資產階級底文藝運動，但因爲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逼來已經是在歐洲最高峯的發展以後，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隊伍已經在世界露出頭角來了。所以中國不但文藝上的浪漫運動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創造社開始活動那一年)纔行開始，但是終究不能產生像雨果攝倫那種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作家。(氏的上引作)

這種解釋不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應明白：這位浪漫文學時代的「詩人」，後來的政見屬于托洛斯基派。他的觀點，是按照「不斷革命論」所指的路線而寫的。他把中國沒有像法國雨果的人物，歸功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這句話目前已成爲事實的圖刺。中國是走過民族獨立階段的國家，和要走上由下而上大革命之十八世紀的法國大不相同。在當日的法國西，既經路易十四之手建立絕對王權的

法國西，第三階級爲奪取政權，於文化上培養浪漫文學是勢所必然。而況這一階級是握有經濟權與文化權的階級。處這歷史前提下，雨果式的人物，在法國是衆多的。中國呢？當她以五四運動爲標幟走上民族獨立道路時，不是因早熟的無歷史出路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消沉，乃是被這早熟的假性革命所遮掩，而忘却本途。我們早知道，到歷史重踏上這正確的路途，要花十年的功夫。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偉大的文學家也不是一天養成。同時，在民族獨立運動過程，大部份的社會財富，握在帝國主義和軍閥之手，新興文學既缺乏像雨果的物質前提，又把精力浪費於「普羅文學」，自然無法產生雨果了。爲着這些原因，創造社一期代表者的作品是如沈從文先生所說：「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覺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適宜於一篇檄文，一個宣言，一篇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論郭沫若」)可是，三十年代的中國，就需要一種「一點不適宜於小說」的小說！

創造社第二期是「洪水」與「創造月刊」的時期。郭沫若在「創造續編」中，告訴我們：他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離滬，五月中旬「創造週報」停刊，並由成仿吾一手結束。十一月他又回滬，翌年他目擊「五卅運動」，並于中秋節前後出版「洪水半月刊」。他對這刊物出版的意義說是：「第二期創造社的事實上的開始」。

但是這時期開始的主持人，並不是創造社的大人物，而是「由國內新加入的一羣年青的朋友」。對這一點，郭沫若氏有明白的敘述：「『洪水』的第一次創刊還在一年以前。……主持者是周金平！做隱漁，倪曉德諸人。我那時做了一篇「資本主義與盲腸炎」寄給他們，是在那創刊號上發表了的。但那一期的創刊却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後，幾位年青的友人又攜土重來，而後我所取得的仍只是旁觀的態度。這理由，在『洪水』這個名詞的解釋上，也就是表現着的。雜誌之所以命名爲『洪水』者，是出於周金平的心裁。他道心裁，我知道最明確，是醞釀於他在當年替某教會校對過一次「聖經」。上帝要用洪水來洗滌人間的罪惡。『聖經』上有這種意思的話，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並非時人所斥爲『洪水猛獸』者之『洪水』也。」(「創造十年續編」一三八頁)

由後日所謂小夥計首領的周金平所主持的『洪水』到第三期便開始表現它的面目。投稿的人，除郭沫若外，還有蔣光赤、漆南薰等。這種『五十元一期稿費』的半月刊，「在一家陌生的書店裏出現了，很快地被各地同業所重視。向來沒有交往過，也沒有先舖一層眼底，居然有很好的成績」。『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三頁)成績的由來，在於這『半政論半文藝』的刊物的內容，適合正在狂熱的青年的胃口。

『洪水』半月刊在文學運動上和政治作用上，確都有牠的地位。郭沫若的「窮漢的窮談」，被中共的「中國青年」轉載過，還有「文藝家的覺悟」，爲批評他的國家主義派指出文學家與政治的關係，並呼號這「第四階級革命的時代」，文學家「不是左便是右，不是進攻就是退守」。他在這一篇文章中，無異告白第二期創造社的宗旨，說「我們

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除此以外的文藝都已是過去了。『看吧！爲藝術而藝術的人，確比主張『人生的藝術派』的魯迅，左到極點了。』

依王獨清的話說，這時期除了『洪水』之外，還有『創造月刊』。在牠第一期出世的時候，恰是這幾個人連袂到廣東參加實際活動的時候。自然『創造月刊』所登載的作品，大部份還是舊有的內容，但是比較『創造季刊』却是進了一步：對於作品的精選，對於理論文字的注重，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個人藝術的攻擊（何畏：『個人主義藝術底滅亡』），寫實主義的提倡（穆木天：『寫實主義文學論』）等等，都是『創造季刊』時代所沒有的。（氏作『創造社』）

『創造月刊』給與後日文藝運動的影響最大的，是革命與文學的討論，及其指示。依郭沫若的自白，他的『革命與文學』是對吳稚暉先生之『文學不死，大亂不止』而作。在那裏，他把文學分爲『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個範疇。力言『真正』的文學，只有革命文學的一種，並向青年們呼號，希望他們『成爲一個革命的文學家』。據這道『見解』，是成仿吾氏的『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第二期創造社的內容，由上所述，具有兩個特點。它在一方面，首先提倡『第四階級』的『革命文學』，在另一方面又清算過去之浪漫主義的思想。要便文學家兼爲革命家，並告訴青年們：『如馬克思，他年青的時候本是想成爲詩人的……如像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大頭列齊與突羅次克（即托洛茨基），他們對於文藝的造詣，比我們中國任何大

學的文科教授，任何思想界的權威者還要深刻』（郭沫若：『文學家的覺悟』），但這種特異之昇華，要在創造社的第三期方能十分明白的表現出來。

這種思想，何以會在浪漫主義的大本營中產生呢？王獨清在『創造社』中告訴我們，由於『五卅的刺激』。這估計只有一半的準確。不錯，『五卅』的上海工人運動給郭沫若與成仿吾以刺激，但僅僅刺激還不會使浪漫文學家立志充當『革命家』。依筆者看來，除了直接的刺激外，應該還要估計『十月革命』的反響。從莫斯科向全世界放射之『日本帝國大學』學生傳到中國。可惜，第二期創造社時代的郭成兩先生，還沒有全部的了解牠。也爲着這一原因，方有接踵而來的『第三期』。

創造社第二期，在山法國國程回參加牠之王獨清看來，還具有這一意義：『創造社在社會上的基礎，大部份是第二期建立起來的。……創造社之所以能在第二期造出一種勢力的原因，便正在牠所能够傾向到當時社會需要的思想方面』（同上）。這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早與無歷史出路之社會主義革命在廣大青年中間的醇母。

『創造月刊』出版時，創造社的人物連袂南下，包辦廣東大學的文科。上海的社務，由周至平們主持。周氏在這時期成立『創造社出版部』。這一文化機關，不僅騙了它的讀者的錢，而且『見財忘義』，又引起小夥計之一的橋款逃走。

『小夥計』已成爲創造社最後時期的一個名詞。它的主要人物有周至平潘漢年葉靈鳳等。如果我們把趕走潘漢年痛斥周至平之郁達夫的告白，作爲參考，而依王獨清氏的敘述，內情似乎是如此：『周全平這人是一個很好的實際事務家。他對於創造

社出版部的權力，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當時創造社的中心人物都集中到廣東，出版部概由周全平負責；潘漢年等人都是由周全平招引到出版部做技術工作的。可是這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便是廣州東的幾個中心人物和在上海出版部底所謂『小夥計』的隔膜。……老實說，就是『小夥計』的小組織的形成，惹起對於幾個上層份子的不滿，所以便非要設法解決不可。適逢這時在廣東大學文學院底夜命已經告終，郁達夫首先要回上海，大家便公衆他去解決這問題。郁達夫到了上海便做了這『小夥計』，徹底同所謂『小夥計』分家。又說：『潘漢年在出版部印無聊的書籍，郭沫若還自動地說這非『隱匿不可』』（同上）。

『小夥計』被趕走前後的創造社，已於第三期牠的代表刊物就是『轉變』方向的『創造月刊』與『文化批判』，後改名『思想』。但牠們的主持人，却不是創造社的創造者——郭沫若已逃往日本，成仿吾大概參加非黨的實際工作——而是他們認爲新銳的鬥士山田回國的李初梨，朱鏡我。這些人在『文化批判』上搬載當時日本流行的思想——『唯物辯證論』。他們主要的論文，是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和李初梨的『怎樣建設革命文學』。至於牠們的內容，自然較郭沫若的『要明白些』，但主要的思想不過是『第四階級』的『革命文學』那一套。

因爲思想的轉變，超過他成立時的本意，和當日中共日趨激烈行動的影響，不僅這些立志充當『革命家』的文人們，不能坐在亭子間內專心工作，而且客觀的事實也不許他。結果是創造社的被封。創造社之被封，不過是它結束的一個正式宣佈，事實上，當大老板與小夥計分家時，已經失去它存在的理由。因爲創造社將代替以中共的文化支線，『思想』將代替以『布爾塞維克』。



紀念武訓誕辰

吳鼎

武訓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生於前清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今年十二月五日，是他誕生一百零三年的紀念日，故將其生平事蹟以及偉大的成功需要的敘述出來，以見我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

武訓從小就死了父親，家境十分貧寒，雖則他的母親哥哥同住，然而他的母親年紀已老，哥哥又無力養他，所以他自小就衣食不週，成爲常常被飢寒壓迫得可憐的兒童。

武訓漸漸年長，他爲逃避飢寒的驅使和急切需要贖養母親的關係，便往他的舅丈張老福家裏傭工。張老福是個開豆腐店的，因此便叫他担子擔磨的苦工。因爲他的誠懇和忠厚，張老福時常打他罵他，村子上的人，也都看不起他，叫他爲「豆腐」，這是一種帶有侮辱性的綽號，可是武訓都能忍受過去。他在張老福家工作三年，老張一文工資也不給他，於是武訓到張老福的家裏，另到一家磨坊裏工作。這家磨坊還是要他推磨，工資甚微，他也只好勉強地担任下來。可是不久，他又被解雇了，原因爲那家磨坊本來買不起牛馬，所以雇用武訓來工作。一時，現在買了一頭黃牛，便用不著武訓了。這一次武訓的工資，收入了數百文錢，完全送給他的母親做生活費，他自己依舊裝空如洗。

這時，武訓已是二十歲了，他因爲受了種種打

擊，心裏很是難過。他想，自己的愚笨，時時受人家欺侮，有甚麼方法可以變成一個聰明有用的人呢？他想到「讀書益智」，「學以致用」這一類的人們常說的古語，他覺得到讀書是可以治療愚笨和沒用的。可是自己從小沒讀過書，直到現在還是失學，現在的補救已不可能，（那時還沒有所謂民衆補習教育或成人學校一類東西）不如與辦義學，使下一代的貧苦兒童，不致於再和我武訓一樣，因爲沒有讀書的機會，就時時被人欺侮了。可是與辦義學是更難的，這錢怎樣籌措呢？想來想去，只有用自己的氣力，來賺錢，來積蓄，來達到與辦義學的目的。

主意想定之後，他就決心爲人家「唄田」，他挨戶向人家自薦，他說：「除糞鋤草，有人來拉，」可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要」。他並不失望，他還高唱道：「給我錢，我唄田，修個義學不費難」。後來，他找到一家了，就在那一家做辛苦的唄田工作。

二

武訓唄田不上半年，又被人家解雇了。解雇的原因，還是因爲愚笨，看他不起。這次，他更惱怒了，嘆道：「什麼叫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他爲了要與辦義學，決定討飯了。

武訓從此過的是討飯的生活。他和他的哥哥住居，他的母親，仍由他担任贖養。他對他的母親是很能盡孝道的。討來的新鮮飯菜，給母親吃，裏頭的自吃，十分好好的給人家換錢，以作與辦義學的經費。

他討飯的生活，一直維持了幾十年，到他年老的時候，還不會停止。他討飯的時候，常常拿着一布袋，拿着銅勺，沿門挨戶的唱著下面許多的歌，表示他討飯的目的。

- (1) 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
- (2) 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替我飯。
- (3) 你們行好，俺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
- (4) 不強要，不強化，不用害怕。俺行善，人家聽了，有給錢的，有給他食物的，也有不給他的。他每天晚上把所得的東西，檢點清楚，才去睡覺，第二天天一亮，他又出門行乞了。有時，他「豎蜻蜓」給人家看，兩手按地，兩脚朝天，他豎一回，人家多少也給他幾文錢。他常常唱：「豎一個，一文錢；豎十個，十文錢；豎得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他有時又做「爬繩」的遊戲給人看，就是手按在地上爬來爬去，他又唱道：「爬一遭，一吊錢；爬十遭，十吊錢，修個義學不費難！」這些都是他在討飯以外乞錢的方法。

武訓於討飯以外，還注意拾錢。他在行乞的路上，見到人家棄的斷線頭，他就隨手拾了，在晚上或者天雨的時候，把線頭一縷一縷地結起來，結得很長很長，把它纏作繞球，也拿去賣錢，作與辦義學用的。關於這個生活，他也有一首歌：「結轉

頭，纏線蛋，修個義學在早晚；纏線蛋，結線頭，修個義學不煩愁」。他這種結綫的細小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在物質方面可說是「廢物利用」；在個人方面，是一種「業餘作業」；在社會方面，更有重大的意義——「籌資興學」。能做這樣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的人，誰說他愚笨？

三

武訓過了幾年的求乞生活，他積下了六千文錢，他想這錢能生利，並且不被人騙去，那只有存在富家，於是他跑到一家富戶門前跪着，一定要見那家的主人，主人那裏肯見，他便一跪數日不起，主人覺得奇怪，便出來見他，問他有甚麼要求？武訓說：「我不是要錢，我是要把錢存在你這裏，按三分利生息，你肯不肯答應我？」主人覺得錢數不多，也就慷慨的答應了。從此，他積下了幾串錢，便送到富家裏存着。後來因為積錢越多，東家放款，西也放款，凡是鄰近村莊的富戶，都有他的存款。有一次，有一家姓郭的，竟騙去他一筆錢，這是使武訓很傷心的。不過這時他的存款已很多，他開始懇求堂邑縣的進士楊樹勳，代買田地，花了九百多萬，買了三百多畝。後來又陸續的買了幾畝，武訓開始興辦義學了。當時，有穆書五、鄭芬兩位明理的人，受了武訓精神的感動，捐了一塊地給他做校址。他高興極了，就在這地方建築二十多間瓦房，辦起義學。這是第一個義學院，名叫「崇實義塾」。那三百多畝地，就作這義塾的基金。凡貧寒子弟前往求學，一概不收學費。他有一首歌說：「窮的保，修個義學銷不了。」這

意思就是說窮的可以用使義學，以求學問，富的應該保全義學，以垂久遠。

第一個義學院興辦了，武訓決意興辦第二個義學院，於是他仍舊過着討飯和拾綫的生活。這時，他行乞的地域也漸漸擴大了，知道他行乞辦學的志願的人，也漸漸多了，因此，他漸漸受社會尊敬起來，凡是來討飯時，必多給他一點。於是在不久的時間，館陶縣的「鴉莊義塾」又辦起來了，這是武訓辦的第二個義學院。後來又在臨清縣辦了一所「史巷義塾」，這是他興辦的第三個義學院。

武訓辦了三個義學院，他知道要學院辦得好，一定要聘請好教師，他探聽到地方上有名望有學問的先生，便跪在他的面前，捧著聘書，只是磕頭，要教師受他的聘。他用這種精誠去感動人家，就是鐵打的心腸，也給他軟化了。當時他所聘的好教師，有聊城顧仲安、壽張孝廉崔準、博平孝廉曹運枝、清河拔貢陳輔封等人，都是當時的名士。他對教師的負責和學生的努力，也十分留心，他見到教師有怠慢的，便跪在他面前磕頭，懇求他多負責任；他見到學生有荒廢學業的，也跪在學生面前勸他，無論怎樣頑皮的學生，都給他感化的很好。所以在他的三所義學院裏，培植出來許多有用的人才。

四

武訓已經辦了三所義學院，仍舊過着行乞的生活，還想辦第四所義學院，這真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這種偉大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不過他年紀漸漸老了，他一生辛苦的生活，使他的營養不夠維持身體的需要，於是他病了。光緒二十

二年四月間，竟死在鈔關街施善政家，時年五十有九。

他一生沒有娶妻，死後由他的姪兒克信收殮，出喪的那一天，堂邑、館陶、臨清三縣的神童全體扶喪，從臨清縣鈔關橋起柩，歸葬於堂邑縣柳林莊崇實義塾西面。一路上輓轎送葬的近萬人，這都是武訓所辦的三個義學院的畢業生和肄業生。經過各縣的縣官，也都隨着送葬。

山東巡撫張曜把武訓苦志力行的經過，先後奏請清廷，奉清廷嘉獎，准入「鄉賢祠」並建「忠義亭」，武訓的生前事蹟，國史館為之立傳，梁啟超先生也會為他撰與節略，這都是很光榮的事。後人有詩頌揚他說：「莫道乞人沒下場，誰如武訓盛名揚？纏頭纏出千秋業，豆沫長留萬古香。」

五

我寫完了武訓一生偉大的事蹟之後，不禁發生以下的感想：一個人若想做國家社會做一點事情，負一點責任，總有機會。他本身生活也許十分困難，要做的事又極不容易，可是只要他存了那點心，能把希望放到悠長的歲月中去準備，他的計劃必有實現的一天，即使他的環境不好，身分卑微，也不妨礙他所想作的高尚的事業，他雖是很窮，但他一樣能做富人所能做的義舉。

武訓一生事業的成功，表現出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處。「纏頭纏出千秋業，豆沫長留萬古香」，這是不錯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就在這些地方表現出來。我們今天在紀念他的誕辰，追念他的毅力和成功，我們希望現在能多有幾個像武訓、像他在各地方出現，切切實實地為社會做些建設事業。

德國的外國工人

基·督·教·科·學·導·報

本文是由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專員呈送請本刊譯登。原文載基督教科學導報，文前有引言一段：「過去怠工的創始者俄國人已使納粹侵略者在名義上佔領一部份區域之後，飽嘗煩惱。俄國運用類似中國對抗日本軍隊的游擊戰術，顯然是有效果的。德國不斷徵集數百萬國際勞工，這些勞工對於工業戰線上的游擊戰，將會發生怎樣的效果呢？本文即給這一個問題一個答覆。作者是研究這個問題的權威，久居歐陸，對於歐洲情形極熟悉。」查近來法比諸國常有愛國志士擊殺德人事件，德國乃濫殺「人質」以資報復，自由法國領袖戴高樂曾向法人呼籲勿作此種行動，而此風迄未稍殺，足見德軍在佔領區內之不安。德國國內的數百萬外國工人，未始不可能成爲數百萬的反德別動隊。

(譯者)

德國對蘇的軍事發展，使納粹的注意力集中於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德國人怎樣利用警察捕獲參加怠工的外國工人而不危及第三帝國的工業生產？

怠工的事件已經發生了，例如工人用沙子代替

火，灌在炸彈裏面。直到目前爲止，這種運動顯然還沒有廣大地展開。可是德國人把戰線延長到新的地域和新的民衆之間，德國因爲本國人口的不足，勢不得不吸收更多的外國人從事于工業生產。

柏林看到了一種可能，就是這些外國工人總有一天不僅不幫助德國的戰爭經濟，反之，他們會活躍地大規模地企圖阻撓它。

關於外國人已經參加在德國工業和農業的人數，有不同的估計。

最近的一個數目說：自從一九三九年夏季以來，外國人到德國去工作的超過了一百萬人。有十萬

義大利人在德國的農場、礦山和旅館裏工作。有三千左右的工人已經從荒蕪的義大利殖民地到有人滿之患的德國了。

德國勞工部和義大利勞工部已經訂了一個合同，今年夏季有六萬義大利工人到德國農場工作。據一般人的預測，一九四二年德國的義大利工人數目增加到二十五萬人，其中有許多是從事于建設的。

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在德國從事于非農業的職業的外國人有六十七萬人。其中有二十一萬八千人來自丹麥和西歐的德軍佔領區；七萬人來自義大利；四萬六千人來自斯洛伐克。在這些外國人當中，大約有三十八萬人從事于建築工作；九萬人從事于金屬工業；六萬五千人從事于石和泥的工業。其中有二萬五千人是婦女。

外國工人最多的是三十四萬波蘭工人，他們主要的是從事于農業。比利時人有八萬三千多；荷蘭

，丹麥和挪威人也有這個數目。

時至今日，一個外國觀察家還不能夠通過這些外國工人有怠工的表現。可是，德國所宣佈的統治遠境「外國軍隊」的方法，透露出了危機的存案。

他們宣佈了對付怠工行動最嚴厲的懲罰。後來，德國政府規定了僱用的外國工人只限于那些無意永久留在德國的，這種政策是爲了「避免德國人民和那些在種族上思想方法上不同於德國人的外國人混合。」

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到今年四月三十日這一段時間當中，有四萬五千法國工人到了德國。其中三萬四千人是從巴黎及其近郊去的。在這些時間當中，這些工人匯了一百七十六萬八千馬克回家。

德國把斯拉夫工人和德國人嚴格隔離的情形，並未見施于法國工人，因爲「法國工人可選擇和其餘的工人住在一起，或可得到有工具的房間。」有些法國工人並得和他們的家屬一同到德國，可是斯拉夫工人就不行，而且只選了那些無意在德國住下來的。

德國在南斯拉夫的勝利，不僅得到大量槍彈和子彈，而且也得到一個低價勞動力的額外來源。近來德國和哥羅西亞政府商定了從佔領區和未佔領區得到五萬個哥羅西亞人到德國工作。

德國工業飢餓的胃雖然索了大羣外來的工人，但它並沒有滿足。德國婦女和外國婦女一樣的需要做工。據德國方面的消息，現在有八百四十萬婦女在德國工作。而且還在盡一切的努力來動員婦女。德國方面的消息說，現在有四百多個牧師和一千多個助手從事于對荷蘭、比利時、波蘭、挪威和丹麥工人的宗教工作。還有一百四十個天主教士日夜負責義大利工人的宗教工作。

日本內幕

趙銘

Japan Inside Out, by Syngman Rhee

Flouring H. R. Well Company New York 1941 202 pp. \$2.00



本書作者李氏，為華盛頓的大韓臨時政府大總統。他在美國韓僑復興運動的領袖，親自執筆，對英美讀者說明日本的外交政策及侵略野心，並列舉證據，說明日本之敵視英美僑民，排斥英美權益，而為其國東之大門。他根據官方報告，私人情報，說明日本的侵略步驟，自韓國、中國、越南、泰國，直到在太平洋上與美國對峙。這是一本分析太平洋現狀的歷史背景的書，對了解日美關係現狀上有很大的助

力。
李氏于一八七五年生于京城，在美國留學，得哈佛大學碩士，普令斯頓大學博士學位。他曾任職韓國政府，青年時為韓國國民黨領袖。因為政治運動下獄七年，直到日俄戰爭時方被釋，即赴美國。在美國曾代表韓國于一九〇五年日俄雙方在樸茨茅斯議和時，遊說老羅斯福總統。因所謀失敗，乃折鬱讀書。他于一九二二年曾代表韓國民衆，請求華府會議承認韓國臨時政府。一九三二年又在日內瓦作同樣活動，均告失敗。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被擱置在美大韓臨時政府大總統，繼續復興運動。

本書除序言及結論外，共十五章。首十章為日韓外交政策及侵略野心之檢討。分別說明日本的好戰心理及其「神聖使命」，田中奏摺，日本準備作戰，中日戰爭的起因，日本對外國記者的壓迫，日本對外國傳教士的敵視，英美軍艦在長江被日軍攻擊事件，美國權益之被排斥，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及日本的侵略步驟。這一段歷史的敘述及分析中，作者多半依賴有關國家負責人員的報告及談話。對於日本方面的官方言論，也時常引用。由其矛盾中說明事實的真象。同時，我們也可以在本書中看到許多我方國際一般人士所供給的資料，已充分被利用。也可以說是我們國際宣傳工作的一個實際效果。

第十一章檢討美國海軍擴充的經過及進度，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則指出日本在美之宣傳必須加以制止，美國和平主義者之檢討，和平主義者與第五縱隊，及民主國對全能主義的鬥爭。這一部份是作者意見的發表，並且在結論中又強調提出美國應迅速直接制止日本侵略，以確保太平洋之太平。取材豐富，立論正確，是一本頗可一讀的書。

作者在本書中特別提到韓國亡國的經過，其意義為以歷史的事實來警告美國。過去及現在太平洋的歷次風波，美國之被縱應負一部份責任。現在應該當機奮起，作一個徹底的解決，以求一勞永逸，確保太平。

在第三章日本準備作戰中，作者認為日本人所

新聞背後的新聞

蔣委員長誕辰祝詞

十一月三日農曆九月十五日為 蔣委員長五十五誕辰，馮委員玉祥特書中堂一軸致祝。詩曰：

總裁今年五五壽，歡飲三杯當酒。

抗戰進入第五年，光明氣象到處有。

抵抗侵略結陣練，中蘇英美已攜手。

史丹林與邱吉爾，羅斯福氏在美洲。

聯合一致多努力，總裁領導實居首。

中國積弱百年來，挺立世界此開頭。

此點須當大慶賀，請君再進一杯酒。

願苦奮鬥持久戰，敵人泥潭已探陷。

湘北兩次大勝利，敵人潰散人人見。

全國團結有精誠，後方各地皆豐年。

實力日增健且強，收復失地在目前。

勝利徵兆有如此，第二杯酒請喝完。

四大國家通相聯，榮辱與共操勝算。

太平洋問題內幕

港報載太平洋內幕消息若干，茲錄如下：（信不信由你！）

（一）東京同盟社傳朝日新聞載：中國當局已再度向美國提出緊急籲請，要求美國於設法解決日

謂「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爲皇國空前危機」之說，是日本準備在那一年廢棄各種海軍條約，擴充軍備，對美作戰。他認爲日本廢棄海約，是日美關係之最大關鍵。而一九三五年的倫敦海軍軍備會議之失敗，就是日本向美國挑戰的先聲。但是不幸美國官民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被日本宣傳所惑。

在日本的野心申，她也計劃於一九三六年對蘇作戰。那一年日本在東北集結大軍，不斷地越境尋釁。但是，日本的計劃終于沒有實現。據作者說，是因爲兩個原因：一個是蘇聯已經在西伯利亞完成其初步軍事設備，已非少數日軍所能突破。另一個是美國對日本的「反共」運動，非常冷淡，而且有心。蘇聯在美國宣傳的成功，使日本不敢輕易動手，以免喪失其自美國取得的資源。

可是，日本中止其對蘇戰爭，是爲其少壯軍人所不滿的。因之，在東京就發生了「二二六」事件。這個事件雖然平息了，其暗潮所及，却迫使日本急急向外發展，以免內部潰崩。于是，乃有一九三七年的一七七，發生了中日戰爭。

在第十章日本侵略步驟中，作者歷舉一九三七年以來日本在各方侵略的經過及野心，及其侵略對象的經濟、軍事等價值。他說到上海、越南、香港、檳榔嶼、荷屬東印度、泰國、菲律賓、關島、委任統治羣島、夏威夷、阿拉斯加、澳洲、墨西哥、烏拉圭、阿根廷等國。並以韓國的經驗，說明日本的侵略方法，和日本的大亞洲帝國的迷夢。這一章是很足發人深省的。

作者認爲日美戰爭是必然的。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不減，則其從小即受侵略訓練的國民，即將受軍閥的驅使，對世界各國，進行其侵略計劃。日本參加軸心，向南洋方面侵入，侵略中國，對蘇聯威脅，這是他所深知的。自蘇聯定本來是解除北

方的威脅，以便南進的，但是蘇聯在遠東的軍力，並未減少。同時其南進野心，亦因英美態度轉強，美蘇聯軍駐紮香山，而不得不執行而止。可是，蘇德戰爭又給日本一個機會，她現在是以北主南輔的姿態，向外侵略。並且企圖奪取西伯利亞及白令海峽，以備對美作戰。所以日美戰爭，終不免在北太平洋爆發。作者在最後表示韓國復國的希望，願在民主國家之林，佔一席之地。

這一本書在日本加緊侵略之日，實在是一本很有教育價值的讀物。特別可以提高國民對日美關係現狀的認識，及其對日本侵略的警覺性。在宣傳上是一本成功的作品。

東條的三原則

日本人喜歡談三原則，過去有廣田的三原則，現在又有東條的三原則。廣田的三原則，所謂「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善鄰友好」，是要從軍事、經濟、政治三方面來滅亡或奴役中國。至於東條的三原則，範圍擴大了：所謂「解決中國事變的障礙，自然是要滅亡中國；所謂「解決太平洋上對目的敵意」，自然是要求以阻止侵略爲目的的ABC D太平洋防共；所謂「阻止歐戰蔓延及遠東，自然是要拆散反侵略陣線，以圖獨霸遠東，正如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沿海島嶼不准租與第三國之用一樣。簡單一句話：廣田的三原則，是要「征服支那」，而東條的三原則，是要「實現東亞非榮」。日寇的迷夢就是這樣的繼續着，擴大着。

爲了打倒廣田的三原則，中國已對日實行經濟血戰；爲了打倒東條的三原則，我們希望ABC D集團急起直追，予以足以致命的打擊！

(健民)

美爭論中，勿犧牲中國之利益。中國政府一再警告胡適大使，要求美國繼續對野村來函談話時願及世界全局，並對中國立場有所認識，而勿以談判之範圍限於美日間之和平云。

(二) 華盛頓國際電：衆信日本自華撤退問題，已成爲美日談話之最大障礙。赫爾堅持日本必須同意退出中國。消息靈通者謂：美日談話如告失敗，主要原因必爲雙方對於中國問題無法成立協議所致。第二項障礙爲各國在遠東應有均等商務機會問題。赫爾堅持日本必須同意以此爲雙方談判之基礎。日方代表暗示：日本除對華而外，願放棄其在太平洋之進一步侵略，以爲美國緩和對日經濟壓力之交換條件。至於脫離軸心問題，來稿與野村均含糊其詞，令人發生一種印象，即美日間如能對各點成立一級諒解，日本自願使三國同盟成爲死的文字云。

(三) 同盟電：據可靠消息：爲再加緊漢口公路之防禦起見，重慶已與英美當局締結一新協定，不獨英美兩國增加物質援助，並如日本萬一進攻時，由英美以聯合軍事力量，控制該路。是證亦美確有加速其與重慶之物質合作，藉以防禦漢口公路之意思。先是，曾傳美國軍事人員已於本月初檢閱駐雲南重慶軍之軍事演習，而美國又派遺軍隊赴緬，藉以扶助美早經援華之衛人員及駕駛人員云。(按：外電迭傳有大批美國兵抵華)。

新聞政策

陳匡民

編著者：趙建新 發行者：金華書報社
版社 出版日期：三十年四月 定價：三元。

新聞事業之在中國，還是新興事業之一，因此國內關於新聞學的專著，數量相當貧乏，由最早出版的徐寶璜實用新聞學，到徐寶璜著新聞學大綱，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以迄現在，有人算起來還不到三十部。至關於討論新聞政策一類的著作，間或散見于報章雜誌，但多是零篇斷簡，專著尙未前見，有之恐怕自趙建新先生本書始。

全書共分十章三十三節，第一章至第七章注重新聞政策與新聞法制的討論，並將各國新聞政策和各種法制加以比較，分析其優劣，很可供我們從事新聞事業者的考證。第八章至第十章討論我國新聞政策，作者處處以客觀的態度，針對目前我國抗戰建國的需要，提供各項意見，這幾章可說是全書精華所在。從篇首至篇末，作者雖有其個人的意見和主張，但始終引用保留的語調。誠如作者所說：「『這做了十年記者生活，于工作之餘，輯成此帙，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在探索，嘗試』」。

各國新聞記者為求自身生活之改善，地位的保障，並確保新聞事業之社會目的的發展與向上，都成立有全國性的記者職業團體。作者第五章敘述其意見說：從精神方面說，英美兩國皆自出色彩，從組織方面說，德國的新聞協會最完密。中國可以取兩長之所長，在精神上追隨英美的新聞協會，在組織上取法于德國的新聞協會。『我們具有全國性

的中國新聞學會于本年三月十六日始成立，作者這些意見，可算一個適時的貢獻。

新聞紙，無線電廣播，新聞電影為近代宣傳戰的三個怪傑，作者在第六章中特別強調無線電廣播對於戰時宣傳的重要，備舉美國哥倫比亞的『國家廣播公司』怎樣壓倒德國納粹宣傳的事實，和英意兩國怎樣利用無線電廣播爭取回教國家的宣傳。他山之攻錯，很可供我們參考。

「新聞戰已經成爲現代無血戰爭之一環。新聞政策在新聞戰爭中的地位，好像是軍事戰爭中的戰略，新聞政策是依據了國家的政略而確定，新聞戰是遵照新聞政策而執行。發揮新聞戰的性靈，正如武力戰鬥一樣，必須要先建立一個最高的統帥部，把握國家的既定國策，統馭全國所有的新聞機構，發號令，以展開全面的戰爭。」我國新聞戰的統帥部就是中央宣傳部，作者在第八章敘述戰時新聞政策裏對於我們宣傳戰的統帥部有如下的意見：「我國在戰時的宣傳機構，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多少分別。宣傳的最高機關，是中央宣傳部，不過在軍事宣傳方面，則另由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執掌之。這兩個機構，在縱的方面固不發生隸屬關係，在橫的方面却有分工合作之效。以現狀言，我們所認爲欠缺的：第一是這兩個機構的如何聯繫，第二是對敵宣傳的不夠，第三是軍事報道的下層組織尚不及敵人的系統化。因爲中央宣傳部是歷史的傳統的，黨的宣傳政策的主持機關，處此戰時，要它執掌軍

參政會又一別紀

(一) 這次國民參政會，集議十天，通過議案一百多件，其最重要者有三：一是擁護 蔣委員長「九一八」十週紀念告國民書，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二是主席團提議促進憲政增強抗戰力量案。這兩案都是全場一致通過，充分表現出全國團結抗戰到底的決心。又其一是政府交議的三十一年度施政方針。全國參政員對於國民經濟及一般生活都很關心，關於這方面的提案也特多。參政會應在國際政府間以及民間建立威信，這個願望可說已漸達成；因爲它已盡了政府益友之責，民衆喉舌之責，而在國際間充分表揚我們全民團結抗戰的精神。

(二) 提案處理的辦法：是先付審查會審查，再把審查報告提出大會討論。議決文之最富於強制性的「送請政府迅速切實施行」，其次是「切實施行」，「辦理」，「採擇施行」，「斟酌辦理」，最薄弱的，是「送請政府參考」。而等於打銷原案的是「本案保留」。保留案提出大會時，往往有一場激烈的辯論，開始於原提案人與審查會召集人之間而遍及於全體。但由審查會決定保留之案，翻案異常吃力，譬如請政府徵用大山學畢業生一案，雖經原提案人劉王立明先生反覆說明，五六位連署人又竭力辯護，但結果仍以六七票的多數通過了審查報告。足見審查會對於提案，具有七八分的決

事實傳之實，在事實上或有所難能。但宣傳的主要條件之一是機動，所以中央宣傳部與軍委會政治部相互之間，必須有一個精密的分工合作計劃，使在實際上能够做到不重複而能爭取時間。

中國新聞政策在這一承前啓後的時期裏，隨着客觀情勢的發展，將來要走上那一條道路去呢？關於今後的中國新聞政策，現在有人認爲應該採國營制度，有人認爲應該加以統制，也有人認爲應該依據言論自由主義，向着英美資本主義新聞之路邁進。依作者之意見，他很同意馮星野氏的主張：即中國新聞事業不必走英美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舊路，又毋須走德意的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統制主義的途徑。我們不必商業化，我們不必效蘇聯的純國家經營。認爲今後中國新聞政策可分兩方面來看：

甲、縱的方面——原則的：

(一) 根據「總理」保持吾民族獨立地位，發

揚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之遺訓，擇善取長，以建設吾民族健全久遠之文化基礎。

(二) 本三民主義之原則，以文化力量，建立全國民族精神上之國防，策勵一切救亡圖存之工作，尤以促進生產建設，充實國防力量，及發揚民族精神，恢復民族自信爲共同努力之目標。

(三) 對於一切文化事業，切實負起保育扶持之責任，以督促指導，獎勵及取締等方法，除劣培良，促成協同一體之發展；對於從事文化工作之人員，並應分別聯絡或培養訓練，以納入共同之軌道。

乙、橫的方面——方法的：

(一) 要發展國營的新聞事業，採取最新的科學方法，爲將來純國營新聞事業奠定基礎。

(二) 對私營的新聞事業，凡是不合于社會需要及貽害國家民族及社會道德者，要加以取締及撲滅。

(三) 對於善良的私營新聞紙，國家要設法予以保護，使其欣欣向榮，爲國營新聞之輔翼。

敲尾巴毛

上次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共黨參政員拒不出席，有些尾巴毛聞風興起，並在香港辦報紙，出刊物，大罵國民政府，大罵國民黨，更大罵參政會，以表示其工於進退，克盡「毛」職，希冀從此由「毛」而晉級爲「尾巴」。不料一萬事不由人計較，共黨參政員這次突然出席了，而尾巴毛却還睡在鼓裏！

我們曾經再三告誡他們：尾巴毛做不得。我們引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我們引證戴德薩巴手冊中「死鬼」的情形，勸他們作爲格言，引爲殷鑒，但他們的「警覺性」提得太高——不，差迎過度，以致自己變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無尾之毛。我們真覺得可憐，又可笑。

他們自己知道：這次再想「追隨」諸位參政員之後，也來不及了，而又不肯突然地「轉變」過來，於是仍然在香港大做其「民主」的文章，並且繼續罵參政會。我們願意再忠告尾巴毛一聲：現在拒不出席者出席了，你若再罵參政會，你就是「忘本」！

據香港朋友來信，尾巴毛近來甚爲懊惱，煩悶。我想這大可不必。只要自己徹底悔悟，不企圖騙的祖國是依然歡迎他們歸來的。

(微言)

定力量，而討論時最後一人的發言，也多少可以轉變形勢。

(三) 主席團中，吳貽芳先生十分老當。左舜生先生也頗英明，不過聞有批評他缺少民主精神者。張伯苓先生則彬彬有禮，以學有風度見稱。當然，蔣委員長的言論風采，最爲全場所景仰。他容止齊莊，情詞懇摯，諄諄道來，令人肅然起敬，心悅誠服。要是他不穿軍裝，聽衆也許會忘懷他是指揮着六百萬大軍的軍人。

(四) 這次會場中還有幾個特色：第一，蔣主席訓詞和總裁演講，全體都肅然恭聽。而林主席訓話時全體都站起來，等到訓話完畢才坐下。這表示參政員諸君是如何崇敬體制。第二，每討論一個案子，大家聚精會神，就事論事，中間着不出絲毫黨派及所謂「階級」的感情。第三，政府的報告，參政員的詢問，無不充滿了誠懇坦白的精神，政府當局把施政上的優點缺點統統報告大會，大會各本良知貢獻政府，雙方都沒有絲毫的保留或虛偽。第四，最有趣味的，每討論到婦女利益問題時，不僂女參政員一唱一和，甚爲盡力，即男參政員亦相率擁護，中國社會上過去重男輕女的習俗，在參政會內一掃無餘。總之，參政會充滿了祥和的氣象。大家只知道國家民族的利益，只知道抗戰建國的真正要，不知其他。

(微言)

赤水之行

王沿津

予以務公證，臨終終日，無暇料理家務，因帶內子及兒女於北赤水縣，迄今年餘，從未前往探視。茲以家中食費問題，急待解決，因請假二週，作赤水之行。

自重慶至赤水，取道揚子江，經川之台江縣，轉乘滑桿前往，三日可達；或買舟徐行，需時一週。余以假期無多，取前道焉。七月五日晚，偕同行友人姚克安女士，赴朝天門搭民文輪。翌晨八時解纜。登甲板與旅客狂談，遇陳國英君，月入無幾，因於生計，中心痛苦，但強強自勵，歷歷述其生平得意事，為之無厭同情。出上聯「怒火中燒烟下見」句請對，當即答以「怒潮上湧浪無痕」，雖不工，已寫盡兩人心境矣。國難期中有若者，應抱此種態度，沉着應付，以待最後勝利之臨臨，故至赤水後青年之來函書者，即以此聯贈之。旋又有某某者，告以民生公司之歷史，不勝今昔之感。輪上茶役告我曰：「這每月睡睡宿於該輪外，僅得津貼國幣二元，以是不能不另向客取賞錢。予等下船時，葛女士四顧無以國幣四元，予增至六元，茶役猶喋喋爭索不已，更增二元，始道謝去；蓋生而所迫，不能不爭也。」

舟行兩日，到達台江，正下榻時，值友人鄭丙炎者，高呼：「王秘書往何處去？」寒喧數語，始知渠現任貴州省教育廳督學，為辦赤水中學會考而來也。

既抵台江，寄宿於旅社，該處去年為敵彈焚燬，今草草復業，設備孟簡，一小房間，兩木榻，置置以草席，鏡外鏡一几一鏡，房價四元四角，

亦云貴矣。而尤貴者，茶役為予等雇滑桿至赤水，索交涉費五元，余文不肯折讓，為予十數年滑桿生活中所未遇。宿一宵，翌晨四時即乘桿滑向赤水行，一輪明月，普照山野，三數農家，隱約可見，此種景象，應入畫譜。予以電筒四刺，得觀不少佳景，亦一樂事。未幾，紅月西降，赤日東升，半輪高掛，此為第一次別饒風味，而沿途河水清冽，山色秀麗，稻穗青青，預卜豐收。且與克安女士談笑高談，益增旅興，不覺時間之久長。途中十二小時，始於下午四時到赤水。全程九十里，滑桿拾力五十元，茶費二元，交涉費五元，平均每里需國幣六角三分餘。

予等抵赤水，即往東門葛公館，此為舊友葛克嘉兄住所。葛嘉兄字前河，係赤水縣中有數人才，十二年前，與予同於上海同文書院，高一級，旬袖同歸，為學生會主席，抗日不遺餘力，因遭日人之忌而離校；旋卒於上海大學，回川黔兩省執教傳學，門牆桃李，滿佈黔北蜀中。

此次舊友重逢，有三樂焉：彼此為國事奔走，雖苦於物質享受，幸皆能本書生報國精神，茹苦含辛，堅持到底，不徇取，不強求，亦不隨波逐流，可謂一樂。予寄妻居其家，請為照拂，彼命妹學於渝，委予指導，予妻被妹，如兩國大使，皆背井離鄉，不克相叙，今者兩家團圓，可謂二樂。抗戰迄今，忽忽四年，領袖健康，軍民戮力，太平洋上場勢已成，民主獨裁顯線分明，最後勝利，即在目前，可謂三樂。

赤水地處黔北邊陲，交通阻隔，教育文化，不免落後，當地最高學府，即為赤水省立男子中學及

赤水縣立女子中學兩所，近以物價暴漲，經費不敷，校長月薪僅百五十元，實不能維持生活，且當選師資缺乏，無法就地取才，向外延聘，又以薪薄不肯來，以是兩校功課，往往不能授足。予建議當道，教員東修，應改送谷物，不知能採納否。

全縣在學男女中學生，約四百人，本學期卒業六十餘名，除少數無力升學改就職業外，大部皆往成都重慶各大都市求深造。余於觀女中時，有本國畢業學生數名，前來詢問重慶生活程度及學校設施情形，予一一詳告之，彼等咸喜形於色，似已十分滿意者。

予結廬六載，頗安居，夫婦分離時多，聚合時少。民國二十七年夏，大病初愈，暫寓貴陽，內子文霞，憐我寂寞，特自滬隻身而來，共處白沙井周宅者凡半載，乃懷孕。不久遭敵彈之患，文霞散於郊郊定番，予應公權先生召，復來重慶。二十八年春即產長子焱華，年後內子來磁器口，始得一兒。去年遷居赤水，又產一女。其時谷價騰騰，糊口為艱，前河見予其義愛，助我家以谷物，得渡難關，因為女題名曰谷君，用為紀念。

谷君之微笑，予我安慰甚多。焱華已能言定，隨時執行母堂之命令，如其母命彼來喚予飲豆醬菜，則焱華必出於北鄉音：「爸爸！爸爸！媽已把豆窩藥買來了！買來了！可以來吃了！可以來吃了！……」彼啾啾婉轉，音波短長，配合似已成曲，聞之若在劇場。倘予以事冗不往，彼必相告其母，曰：「爸爸不來了！爸爸不來了！我吃吃吧！我吃吃吧！」居者頗稱其慧。

兒女之樂，有享得之而不能享之者。焱華多，樂亦減，若每日聚在一處，共樂共樂，不盡之苦歎！

